

西子情

——作品——

御奉惊华

白金纪念版

{伍}

马蹄争鸣，血染山野，刀剑出鞘，气吞山河，
倾世卓绝的风采和英姿，只属于那样两个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西子情

——作品——

卿本惊华

白金纪念版



{伍}



第十三章

抉择休夫

进了凤仪殿，杜嬷嬷早已经命人准备好了一切。

凤红鸾打量了一眼殿中陈设，珠帘翠幕，香烟袅袅，轻纱因窗外的风吹来，轻轻浅舞。玉器古玩、翡翠琉璃都散发着淡淡微光。窗几澄明，一眼可见外面满园国色天香盛开春色，有尊华，也有清幽，奢华但不庸俗，高雅得令人心旷神怡。

“即便是一只笼中鸟，他也算是给了最厚的优待。不错！”凤红鸾给出中肯的评价。

杜嬷嬷聪明地不搭话，到衣柜里取了崭新的衣裙，又拉开屏风，“公主先沐浴吧。”

凤红鸾对着杜嬷嬷摆摆手，接过衣裙走进了屏风后。

杜嬷嬷知道凤红鸾沐浴不让人侍候的习惯，退了下去，守在门外。

凤红鸾闭上眼睛，将自己埋入水中，任温暖的水流浸润她每一寸肌肤。她轻轻地摸着小腹，小腹平坦，她很难想象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小生命。

“回公主，皇上说了，国色天香有毒，您要不怕中毒，尽管吃。”小蜻蜓匆匆跑了回来，在门口大声道。

凤红鸾的手一僵，国色天香有毒没毒她当然知道，但若她真要吃的話，她敢肯定，玉痕能将没毒的变成有毒。她脸色沉了下来，“算了，不吃了！”

小蜻蜓一喜，连忙道：“奴才已经吩咐御膳房给公主做了糕点。各种糕点都有。一会儿就给公主端来。”话落，也不等凤红鸾吩咐，一溜烟又跑了下去。

杜嬷嬷心底松了一口气。这国色天香要是真做花糕吃了实在可惜。

凤红鸾看向窗外，国色天香似乎在向她展颜笑得得意，似乎在嘲笑她看不清形势。她心中一恼，从水中出来，披上衣服走出门，走到最近的一株花旁伸手就要折下。

“公主！”杜嬷嬷惊呼一声。

“公主，奴才还忘了一件事，皇上说了，公主若是意图毁坏这殿中一草一木，尤其是这国色天香，他明日来看若是少了一株，他就会让公主知道后果。他说最近刑部天牢无人犯法，公主若是想进去体会一下也无不可。”小蜻蜓去而复返，将一大段话倒背如流地说给凤红鸾听，气都不带喘的。

凤红鸾折花的手僵住。

杜嬷嬷和小蜻蜓都盯着凤红鸾的手，凤仪殿的宫女太监也都一双双眸子大睁。

“我看数这株长得不错，摸摸！”凤红鸾用指尖弹了弹那株花朵，慢慢地收回手。她不看众人，优雅地走回了殿内。

接下来几日，凤仪宫无人来打扰。玉痕也并没有来凤仪宫。

凤红鸾每日除了吃就是睡，倒也乐得清静。至少，饭菜没毒，都是滋补的药膳，她不用担心谁打掉她的孩子，也不用担心谁突然跑出来要杀她，她的小命在这里，挡住了外面的风雨，还是安枕无忧的。只是每当她想起云锦，心口便抑制不住地疼上半日。

杜嬷嬷和凤仪宫所有人都小心地侍候，但守口如瓶，外面半丝信息也传不到她耳里。她不知道天下情形如今如何了，也不知道云锦如何了，更不知道蓝雪、东璃、云族都如何了。她感觉自己变成了盲人，若不是每日能见到杜嬷嬷和来回走动的宫女，她都怀疑自己被这个世界给遗忘了。

十日后，凤红鸾再也睡不着，开始找事情做。但是，她将寝殿各处都找一圈，凤仪宫内外找不到一本书或者一副棋盘或者一架古琴或者一支箫之类供消遣的东西。她只能吩咐杜嬷嬷去找来。杜嬷嬷出去一趟，回来对她说：“皇上说了，宫中那些东西供公主把玩，刑部天牢有，问公主愿不愿去？”

凤红鸾一口闷气堵在心口，险些将手中的茶杯扔出去，又想起玉痕说不能破坏宫中一草一木的话，只能作罢。虽然自己一直就知道玉痕深不可测、未雨绸缪，从来不知道他脱下温润如玉的皮，心居然也这么黑。半晌，她恨恨地道：“算他狠！”

杜嬷嬷聪明地不再言语。

凤红鸾气怒地在殿内转圈，走了几圈脚步一顿，她如今算是囚犯，能住在这里吃好喝好就不错了，还要求那么多做什么？可是，她就是忍不住要求，伸手揉揉额头，苦笑了一下，孕妇真可怕。

她将怒火散去，转身躺回贵妃榻上，闭目养神。忽然，想起在现代怀孕的妈妈都会给孩子进行胎教，她嘴角勾起笑意，伸手摸着小腹，轻柔开口，“都忘了给你进行胎教了。从今天开始，你也别睡了，好好支着耳朵听，妈妈给你讲故事。”凤红鸾话落，没听到肚子里传来配合的动作，只能继续，“就给你讲《西游记》吧。你爹说那是小孩子听的，如今你听正好。”

“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美猴王享乐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载……众菩萨献毕。因请如来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来微开善口，敷演大法，宣扬正果，讲的是三乘妙典，五蕴楞严。但见那天龙围绕，花雨缤纷。正是：禅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万里天……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这大圣的彩霞随跟。正行处，忽见一座高山，那怪把红光结聚，现了本相，

撞入洞里，取出一柄九齿钉耙来战……行者喝一声道：‘泼怪，你是哪里来的邪魔？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你有什么本事，实实供来，饶你性命！’那怪……”

凤红鸾声音轻柔绵软，声线不高不低，透过珠帘传了出去。凤仪宫众人早先还听不明白，渐渐地听得入了神，都不觉放下手中的活，守在门口旁听。连杜嬷嬷也渐渐被吸引进来。

凤红鸾恍若不见门口立了一群人影，也不理会，径自讲着。累了，便住了口躺回床上。门口人群意犹未尽地散去，各干各的活。

接下来，凤红鸾总算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法，每日除了午睡的几个小时外，都在讲《西游记》，也不管里面未成形的小人听不听得懂，她讲得津津有味。

这样过了三日，她白天忽然变得嗜睡起来，只能将所谓的胎教改在晚上。如此一来，可苦了凤仪宫的众人，因为被凤红鸾的故事吸引进来了，所以，大晚上没人睡觉，都守在门口黑压压的一片听她讲故事。她一讲就到深夜才住口，那些人也听到深夜。

这样又过了三日，凤红鸾开始黑白颠倒，白天一睡就一天，晚上却是相当精神，一讲就是一夜。又过了两日，凤仪宫众人一改凤红鸾来时的小心侍候和严谨，几日下来，白天到处可见凤仪宫里无论是宫女、太监，还是嬷嬷，到处打哈欠，人人如游魂，站着当值居然都能睡着，隐在暗处的隐卫也因顿不堪。但一到晚上，尽管再困，众人依然打着精神一个不差地守在门外旁听。

凤红鸾恍若未觉，依然讲得自得其乐。

这一日子夜，正讲到火焰山借芭蕉扇，外面众人听得入神，一个小东西顺着窗外的帘幕嗖地钻进了凤红鸾的怀里。速度奇快，无声无息，仿似窗外刮进来一丝风。

凤红鸾身子一僵，音调微颤，但不过瞬间便恢复正常，放松了身体，若无其事继续讲着。外面众人听得聚精会神，无人发现。

凤红鸾抬眼看向床帐上打着的结，一共二十个，也就是说她住进凤仪宫已经二十日了。凤红鸾收回视线，低头看怀里的小鸟，青鳞也正仰头看着她。见她半晌不动，它轻轻抖了抖翅膀，将腿上绑着的纸条露出来，示意她取下来。

凤红鸾伸出手，她清晰地看着自己指尖微颤。她闭了闭眼，将纸条取下来，缓缓打开。

上面，写了一句话：“凤红鸾，你很好！”

她手一颤，险些将纸条扔了，毫无疑问，云锦已经知道她怀孕了。

每当他气极怒极，说的便是这一句话。虽然就这一句话，但足以顶上千言万语。她自作主张留下孩子，而且还来到西凉，住进玉痕的凤仪宫，他指不定会如何怒，她可以想象他写这句话的神色，定是咬牙切齿，脸色怕是堪比流月飞霜。

凤红鸾看着纸上的字，力透纸背。一笔一顿，可见那人写出来用了多么大的力。她可以想象他紧抿着唇角，眉峰冷凝，凤目如霜。她握着纸的手不由自主地攥紧。可是那又如何呢？若是再给她重新选择，她还是会如此选择。

青鳞见凤红鸾攥着纸半晌不动，忍不住用嘴啄她的手背。她眸中的云雾散去，对着它摆摆手。青鳞用一双鸟眼睛询问地看着她，那意思是她难道不回信？凤红鸾点点头。回什么信呢，

现在说什么都是没用。

青鳞不甘心，用脑袋蹭她。凤红鸾看着小东西黏黏的样子，不禁莞尔，伸手拍拍它。本来一直讲的故事住了口，她站起身走到桌前，斟了一杯水，一手做出喝水的动作，一手蘸了水在桌子上写，“告诉他，我很好！”

外面包括杜嬷嬷等人都沉浸在故事中，继续等着。已经习惯公主每讲半个时辰就喝一次茶了。按捺不住被故事诱惑的兴奋，有些小宫女小声地谈论起来。有说牛魔王狡猾的，有说是猴子大意了，它不是火眼金睛吗？怎么就没看出来牛魔王变成八戒了？

一时间外面议论得热闹。杜嬷嬷倒也没制止。公主被关在这里，凤仪宫所有跟着侍候的人等于也与外界断绝了来往，自然闷得慌，如今她也就适当地放宽了政策。反正，等凤红鸾喝完水继续讲，她们的讨论自然会终止。

青鳞睁大眼睛辨别桌子上的字，半晌抬头，似询问凤红鸾，“就这个？”

凤红鸾点点头。

青鳞摇摇小脑袋，意思是这些不够，让她多写点儿。它的主子很生气、很可怜，从昏迷中醒来听到她住进凤仪宫的消息气得又昏了过去。后来再醒来后就一言不发，那脸色冷得跟冰窖似的。谁都不敢靠近他三尺之内。后来，还是蓝世子说了几句话，他终于好些了，但又听到醒来的锦瑟小主说她怀孕了，他当时那神情它形容不出，如今想起来都汗毛直立。

“就这些吧，他会懂的。”凤红鸾不用想也知道云锦怕是会掀了房，让树倒屋塌。

青鳞不依，用嘴啄凤红鸾的手背，又用爪子指了指砚台，示意她用笔墨。不多写一句话也行，但起码也要拿回去字啊。否则它真没办法交差。它带不回去有用的消息，它怕会被它主子炖了。

凤红鸾放下杯子，无奈地摊摊手。桌上只有没墨的砚台，纸笔都无。让她写什么？从进来住了这么些天，除了这个砚台，她再没看到过与文房四宝有关的东西。书没有，纸笔更没有。她是高贵的囚犯，不是贵客。

青鳞似乎了解了凤红鸾的处境，脑袋耷拉下来。

凤红鸾向外看了一眼，抱着它回身躺回贵妃椅上，继续接上刚刚的故事讲。外面众人本来讨论成一团，刹那间被吸引回视线。不多时，她见众人精力被集中在故事里，伸手拍拍青鳞，示意它可以走了。

青鳞恋恋不舍地看了凤红鸾一眼，一步三回头，像舍不得媳妇似的。凤红鸾好笑地看着它，它好像不好意思了一下，这才无声无息飞了出去。

凤红鸾闭上眼睛，摸着小腹。只有她一人的声音，响彻在静寂的凤仪宫。

片刻，有熟悉的脚步声走进凤仪宫，凤红鸾心思一动，忽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青鳞刚刚离开，玉痕便来了，那么它能否飞出去？

凤仪宫众人听得入神，没人发现玉痕走进来。

“故事讲得不错，不如去天牢讲，那里更适合。”

玉痕的声音响起，透着凉意，在浓郁的夜色里直直传进内殿。

凤红鸾一叹，听这口气，果然，青鳞被他抓住了。

众人一惊，扑通跪倒在地，伴随着无数膝盖和地面相撞的声音，惶恐的声音响起，“奴婢（奴才）参见……参见皇上……”

玉痕脚步不停，目光扫过众人，看向内殿。琉璃灯光下，那女子懒散地躺在贵妃椅上，窗前投影出她的影子，娴静温软，随意清淡。他凤目眯起，声音忽然一寒，“凤仪宫所有人都去尚法司每人领杖责二十。杜嬷嬷杖责三十。”

“是！”外面无一人求饶。

凤红鸾不出声，反正打的是他的人，打呗。

“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想去天牢。”玉痕挑开帘子，抬脚走了进来。

凤红鸾睁开眼睛，果然见玉痕手里攥着青鳞。青鳞一副我完了的样子看着她。她瞥了一眼，收回视线，目光定在玉痕脸上，见他眉目温润，气息清浅绵长，显然内伤已经痊愈，垂下眼睫，淡淡道：“换个地方也成。”

玉痕定定地看着凤红鸾，凤目幽深难测，须臾，他缓步走进屋，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看着桌面上未干的水渍，挑眉，“你也觉得你很好吗？”

“自然！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如何能不好？”凤红鸾瞥了一眼桌面。枉她辛辛苦苦讲了好几日的《西游记》，将杜嬷嬷和凤仪宫所有人都糊弄住了，不过就是猜测青鳞一定会来，她能让它平安离开。没想到还是被这尊佛给抓住了。看来他不只在凤仪宫内布置了人，凤仪宫外定也有人时刻监视着凤仪宫的一举一动。想来这些天他就等着请君入瓮呢。

“既然你觉得如此好，那就久住吧。”玉痕声音微低，含着一丝不明的意味，如玉的手一下一下地摸着青鳞的羽毛，询问：“如何？”

青鳞汗毛竖起，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若不同意久住的话，你会放我走？”凤红鸾挑眉看着玉痕。若是他真能放她离开的话，她自然会感激不尽。她会隐姓埋名，寻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生下孩子。若是生孩子后还有命的话，那是上天对她最大的优待；若是不能的话，只能说上天给了她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没给她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的缘分。

“你认为我会放你离开？”玉痕看着凤红鸾，似乎能看出她心中所想。

凤红鸾自然知道他不可能放她离开。尽管清楚地知道，但她还是忍不住想将话都挑明了，自己如今有了孩子，不再是一个人，玩不起。她认真地看着玉痕，“我们今日就开门见山好好谈谈，将所有的话都说明白，如何？”

玉痕看着她，不答话。

凤红鸾盯着玉痕的眼睛，缓缓开口，“我已经嫁给了云锦，腹中怀着他的孩子。我可以不计后果、不顾性命、不回他身边，只为了生下这个孩子。因为我爱他，想看看我和他的孩子到底像谁。以我这副被寒毒折磨得残败的身子，想必你也知道，如果我不抓住这次机会，将他打掉的话，也许我永远也不能再怀孕，也可能再也不会再有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我才非要不可。”

玉痕不置可否。

“我如今也不过是一个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女人而已。于你有什么用呢？不但无用，对你反而有害。抛却一国之君的身份和地位，你本身就受天下人敬仰。我如今不过是别人的糟糠之妻而已。你如此将我放置在你的皇后寝宫，会让天下人如何看你？于你的江山霸业这是一个污点。”凤红鸾看着玉痕，继续道。

“你以为我会不在乎这些？”玉痕挑眉。

“你不在乎，但不代表你的臣民不在乎，更不代表你的子孙不在乎。到时候后世如何评说于你？更甚至我不相信你对我的爱可以不计较我已经为人妻的身份，不计较我怀着别人的孩子。你只是不甘心而已，不甘心我站在了你的对立面，不甘心我如今想要退出这一局棋。玉痕，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我。”凤红鸾没有从玉痕那双墨玉的眸子中看出任何情绪，不由得心底微沉。

“呵……”玉痕忽然笑了，看着凤红鸾，眸光微凝，凤目中尽是冷意和苍凉，“红鸾，你认为你了解我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真清楚？你说的这些我若是都不在乎呢，你该如何？”

凤红鸾收回视线，沉默不语。

“我的要求不高，只求隐姓埋名。你和云锦以后如何，我也不会再参与。你们最后谁得了这天下，都与我无关。这样不好吗？”凤红鸾幽幽地道。

“不好！”玉痕断然地摇摇头，如玉的手来回把玩着青鳞小小的身子，指尖似乎穿透了青鳞的皮毛，凤红鸾都能清晰地看到青鳞的肋骨。他淡淡道：“这一局棋，若是没有你，下得还有什么意思？”

凤红鸾哀默。看着青鳞在玉痕手中连挣扎都不能、濒死的模样，就像是如今被困图囿的她，她心口生起一股恼怒，声音不由得拔高，“那你到底想要如何？要杀要剐，你不如给我一个痛快！”

“这就受不了了？难道你选择和我来西凉，利用我来庇护你腹中孩子之时就没想过后果？还天真地以为我会放过你吗？”玉痕笑看着凤红鸾，“我曾经想过你会变，但未曾料到你会变成这样。不过这样也是凤红鸾。你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忌妒这样改变的你吗？谁不想将你揽入怀中，让你的心里眼里只有他一人？”

凤红鸾别开脸。她当初选择和他来西凉，而不和云锦回去是迫不得已的下下策。她伸手揉揉额头，不再说话。

“我记得你那天说了休夫呢。我自然不会让我的皇后挂别人的姓氏。今日正好，你就写一封休书，让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玉痕又道。

凤红鸾一惊，腾地站起来，不敢置信地看着玉痕。

“怎么？激动了？不用太激动，我知道你早就想休了他，现在给你机会！”玉痕看着凤红鸾，慢悠悠地继续，“我记得你当初休过君紫璃，写这个东西应该很熟练。”

“不可能！”凤红鸾断然拒绝。

“那你腹中的孩子……我不敢保证他能不能活过明日。”玉痕对上凤红鸾恼怒的脸色，

平静地陈述，“还有我手中的这个小东西。我想要它灰飞烟灭，也不过是动动手指头，或许可以炖一锅汤送去给云锦喝。”

青鳞绝望地闭上眼睛。

“你是玉痕？”凤红鸾看着玉痕，她怎么也料不到他居然让她休了云锦。

“如假包换！”玉痕浅笑，一如初见，温润如玉。

“我一定是认错了。”凤红鸾恨不得上去将这张脸打碎了，“天下传言玉痕雍容雅致、风华无双、淡然处事、冷静自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爱戴百姓、心智卓绝。太子府后宫佳丽三千，但太子却一心政事、清心寡欲，从来就不会做损人不利己之事，应该是心中只有天下、坐拥高处、俯视繁华之人，如何会这般心思叵测、话语恶毒、行事不计后果？我问你，如今你是在做什么？逼迫已婚妇人休夫，然后做你的皇后，不惧天下斥骂，你到底还是那个顾虑名声、受天下人仰望的人吗？”

“嗯？你说的这些是我？”玉痕挑眉，笑颜依旧，似是对凤红鸾吐出口的话颇为感兴趣，薄唇轻启，“那你就错了！我从出生到现在，双手染血，从来就没做任何有利于民众之事，我做的事，从来就只利自己。天下人传出那样的传言，也不是我能左右的。”话落，他似乎颇为无奈地一叹，“你才思过人，冠满京华，应该不是只看表面的肤浅女人才是，怎么能听信这样的传言呢？我的心从来都是黑得不可救药。”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凤红鸾怒火腾腾上涌，也感觉从怀孕后，自己的冷静自制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还容易情绪波动，明明知道不该恼、不该气，但就是控制不住，有些口不择言，“我就是肤浅、愚蠢、无知、不知所谓、胸无点墨、头大无脑。天下女人的所有缺点我都占全了，这才看不清你。明知是火坑，还往里面跳。”

“呵，你有这些缺点都无所谓。反正你从今以后只住在我的后宫，出现在我的面前。别人都看不到，无所谓的。”玉痕似乎不气死凤红鸾不甘心，“将休书写了吧。只要你做我的皇后，我可以保你腹中的孩子安然无恙，以后也会冠上我的姓氏，我会视如己出。”

“不可能！”凤红鸾心中如被一团火缠绕。

“红鸾，难道你还认不清形势？”玉痕温文浅笑一改，眸中骤然凝聚冷意如冰，如玉的手指轻轻一动，青鳞身上的羽毛簌簌飘落了一地。他玉颜如雪，声音低沉，“你想退出这一局棋，根本不可能。所以，孰轻孰重，利弊相较，还是要分清楚。”

凤红鸾抿唇不语。

“呵，看来你不甚在意你腹中的孩子，正好我看着也不是很顺眼，不如就打了去！”玉痕向外看了一眼，声音一沉，吩咐道：“去端一碗堕胎药来！”

“是！”小蜻蜓应了一声，疾步走了下去。

凤红鸾袖中的手攥死，唇瓣紧抿，死死盯着玉痕。

“你用我来庇护你腹中的孩子，就该想到所付出的代价。红鸾，我从来没在你面前承认过我是好人。”玉痕恍若未见，如玉的手一下一下地把玩着青鳞，青鳞漂亮的羽毛已经所剩

无几，奄奄一息地趴在他的手里。

凤红鸾只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玉痕清冷的容颜模糊在琉璃灯散发出的光芒里。

玉痕再不开口，寝殿静寂，半丝声息也不闻。

“皇上，药来了。”不多时，小蜻蜓端着药站在门外，小心地禀告。

“嗯，端进来。”玉痕声音清淡地道。

小蜻蜓端着药走了进来。浓郁的药气瞬间弥散整个房间。他看了玉痕一眼，直接端到凤红鸾面前，恭敬地递上汤药，“请公主服用。”

凤红鸾身子一颤，盯着眼前的汤药。闻这气味的确是堕胎药无疑。只要喝下去，她腹中的这个未成形的小生命就会不保。也许她以后就再也不会再有孩子。可是若不喝下去，她就要休了云锦，做玉痕的皇后，斩断和云锦的一切，这让云锦情何以堪？

无数画面在脑中闪过，一幕幕，无比清晰。她在面对无数选择时，从来都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从没像今日这般，令她难以抉择。无论是云锦，还是孩子，都已经融入她骨血，难以割舍！

“很难选吗？”玉痕看着凤红鸾，眸光变幻莫测，“我知道你不会再爱我，留你在身边也好。我也已经无爱，谁说无爱的人就不能长久呢？”

凤红鸾闭了闭眼，忽然伸手打翻了药碗，看着玉痕，眸中痛苦挣扎褪去，“好！”

二十几天前，她在云锦和孩子中其实就已经做了选择！她选择了保护孩子，也许生下他自己会死去。那休不休夫又能如何？她若死了，总是对他不起，休了他也好。

汤药洒了小蜻蜓一身，汤碗啪的一声摔碎在地上。静寂的夜里，响声格外清晰。

“去取笔墨纸砚！”玉痕淡淡瞥了一眼摔碎的药碗，对小蜻蜓吩咐。

小蜻蜓连忙退了下去，不出片刻，拿来了笔墨纸砚铺在桌子上。

凤红鸾僵硬地挪动脚步走了过去，看也不看玉痕一眼，提笔在宣纸上刷刷几笔，一封休书一挥而就。

“今凤红鸾特此休夫云锦！自此男娶女嫁，各不相干！”

笔墨张弛有度，沉稳有力，同样力透纸背，令人一见就可以想象下笔之人的决然心境。

放下笔，凤红鸾面色恢复一如既往，无悲无喜无怒无恨地看着玉痕，“可是满意？”

“嗯，不错。”玉痕点点头，“下个月是黄道吉日，我会诏告天下，举行封后大婚之礼。你可有意见？”

“没有！”

“嗯，没有就好。”玉痕将休夫书折起，慢条斯理地绑在青鳞腿上，伸手拍拍它，“你该走了！”青鳞脱离钳制，怒瞪着玉痕，一动不动，看那神情似乎打死不回去了。

“你若是不想回去也成。我就将你炖了，让猎鹰辛苦送一趟休书！”玉痕轻轻吹了吹手上沾的羽毛，对青鳞道。

话音未落，青鳞嗖地飞了出去，所剩无几的羽毛在夜晚清风下微颤。

第十四章

哗然天下

玉痕看着青鳞化作小黑点消失在夜幕中，收回视线，看向凤红鸾。

凤红鸾低头凝视着桌面刚铺宣纸的地方，一动不动。休书就这样写了，也并没有感觉多难受。也许无数次风刀霜剑，重重阻难，比起屡次从鬼门关捡回命，她的心早已经坚硬如铁。即便这么大的事儿，她居然也不痛了。

玉痕静静看了凤红鸾半晌，嘴角微勾，玉颜迎着琉璃灯映出一抹月牙形的弧度。似是心情极为愉悦，他低柔开口，“你将刚刚的休书再临摹一份与我，用来诏告天下。”

凤红鸾抬头怒瞪着玉痕。

“一封也是写，两封也是写。怎么，你既然休了他，不愿意诏告天下？你可要想清楚，万一天下人不知那封休书，到时候你嫁朕为后，还冠着别人的姓氏，怕是不太好。”玉痕慢悠悠道。

凤红鸾收回视线，低头，提笔，又写了一封休书，与刚刚的一模一样。

“不错！”玉痕伸手拿过，轻轻吹干了墨迹，点点头，折进怀里，看着凤红鸾，“想必今日你也睡不着，不如我们对弈一局？”

“没兴趣！”凤红鸾头也不抬。

“既然下棋没兴趣，不如我给你读书？”玉痕偏着头询问。

“不想听！”凤红鸾继续低着头。

“你可是又饿了？我吩咐御膳房给你准备夜宵？”玉痕又问。

“不饿！”凤红鸾又道。

“呵，难道你就准备这样站一辈子？”玉痕挑眉，笑得温文尔雅。对于凤红鸾的明显不配合，他也不恼，似乎刚刚化身成魔的那个人并不是他。

“你管不着！没事儿的话你可以出去了！”凤红鸾赶人。她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玉痕这种人。从今日起，她真该好好认识他了。

“看来我需要让你明白一点。这是朕的皇后的寝宫。”玉痕慢悠悠道。

“你的地盘又如何？姑奶奶不高兴你也要滚出去！”凤红鸾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怒了。这些日子来，武功也恢复了五六成，她劈手就对着玉痕打出一掌，掌风凌厉。

玉痕一惊，如玉的俊颜失了那份长年挂在脸上的淡定从容，愕然地看着凤红鸾，不是被她掌风给镇住了，实在是被她口中的那句姑奶奶给惊住了。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她，似乎从来没想到从她嘴里也会吐出脏话。

直到掌风呼啸而至面门，玉痕才惊醒，并不看他有何动作，身子已经飘到了门口。

凤红鸾并不罢休，手腕一转，一团冰光对着玉痕砸了过去。

玉痕看着凤红鸾手心的冰蓝色光团，眸光闪过一丝讶异，不过也是瞬间，他并没有出手，而是对着凤红鸾怒容满面的神色提醒道：“小心动了胎气，得不偿失。”

凤红鸾瞬间住了手。如今孩子就是她的弱点，玉痕懂得怎么拿捏她的弱点，让她投鼠忌器，达到最大效用。她费了多少心思选择留下这个孩子，自然不能因小失大。平息了一下怒火，她转过头，怒道：“别让我再看见你！”

“估计是不可能的，别忘了你是朕的皇后！”玉痕继续提醒，忽然一笑，“你刚刚说要给朕当姑奶奶吗？我看还是不必了。好好做你的皇后就成了。太长公主才是我的姑奶奶，她老人家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凤红鸾一口气憋在心口，她就觉得玉痕不气死她不甘心，咬着牙不答话。

玉痕看着凤红鸾气怒又极力隐忍的样子，似乎颇为愉悦。欣赏了半晌，他收回视线，看向院中杜嬷嬷带着凤仪宫已经领罚回来跪在地上的众人，笑意一改，声音威严低沉，“好好侍候皇后，若是凤仪宫再出任何纰漏，敢让一只苍蝇飞进来的话，小心你们的脑袋！”

“是，皇上！奴婢（奴才）再也不敢了！”众人一哆嗦，惶恐叩头。

杜嬷嬷更是脸色发白，今日居然让云少主的青鳞悄无声息飞进凤仪宫，这是她的失职。若是皇上没有在外围布置猎鹰拦住青鳞，她万死不足惜。

“已经夜深了，小心身子，早些睡吧。”玉痕不再看凤红鸾，扔下一句话，转身出了凤仪宫。龙袍的祥龙图案在夜色中似乎腾云而起，一飞冲天。

小蜻蜓随后跟上。

出了凤仪宫，玉痕看到站在凤仪宫外的玉子墨似乎毫不意外。他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询问道：“六哥今日也睡不着？”

“皇上，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玉子墨盯着玉痕的眼睛。那双墨玉的眸子一如既往，看不出他心中的真实想法。

“六哥这么快就得到信了？看来六哥还是关心她的，那为何不进去阻止我？”玉痕将双手背负在身后，淡淡地看着玉子墨。

“我阻止的话，皇上便会听我劝阻？”玉子墨的脸隐在暗影下忽明忽灭，“皇上自小便有想法，只要认定的事情从来不改。别说我劝阻，就是明日满朝文武大臣以及西凉万民奏上万民书，怕是也不能阻止你的决定。”

“呵，六哥说得不错。朕一旦决定的事情断无更改。”玉痕点头，墨玉的眸子温凉地看向天空，“朕自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朕再清醒不过。”

“既然皇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臣无话可说！”玉子墨行了个告退礼，转身离开。

“六哥终于对朕称臣了？看来她在六哥心中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重。”玉痕从天空收回视线，看着玉子墨的背影，意味不明地道：“六哥难道不进去看看她？”

玉子墨脚步一顿，并未答话，大踏步离开。不过片刻，身影便消失了。

玉痕凝视着玉子墨的背影，在浓郁的夜色下，墨玉的眸子沉暗异常。

小蜻蜓立在玉痕身后，大气也不敢喘。

“小蜻蜓，你觉得朕做错了吗？”许久，玉痕回头看向小蜻蜓。

“回皇上，奴才认为皇上并没有做错。红鸾公主如今休夫，自然可以……再嫁。”小蜻蜓硬着头皮答道。

“嗯？”玉痕看着他。

“奴才以为只要皇上想要，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不能要的，红鸾公主也不例外。”小蜻蜓压着一口气，小心又大胆地道。

“呵呵……不愧是跟着我长大的！”玉痕轻笑，举步向帝寝殿走去，声音温凉，“她无论是谁，头上加冠了什么姓氏，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女人……就该这样！她不是想要平静生活、安枕无虞吗？朕给她！”

小蜻蜓有些酸涩，不明白地看着玉痕。小蜻蜓愣愣站了半晌，才快步跟了上去。

走了不远，玉痕忽然停住脚步，对着小蜻蜓吩咐道：“去敲晨钟，即刻上朝！”

“皇……皇上？这么早就上朝？”小蜻蜓眼珠子瞪大，如今才子夜。见玉痕回头瞥了他一眼，他立即躬身，“是，奴才这就去敲钟。”

玉痕点头，转身向金銮殿走去。

小蜻蜓用衣袖抹抹汗，想着皇上越来越难以捉摸了。

上朝的钟声在子夜响起，响彻整个西凉京城。西凉文武百官人人从梦中惊醒，快速地穿戴妥当，匆匆忙忙出了府邸，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都整齐一致地往皇宫赶。这种钟声历来只有发生影响国运的大事之时才会敲响，比如皇帝遇刺，比如边疆有兵来犯，比如藩王造反。

人人惊骇连连，想着京城今夜太平，不知道宫里或者边疆出了什么大事。

宫门打开，众人对看一眼，都没从彼此眼中得到什么信息。

玉痕早已经高坐在金銮宝座上，不是正襟危坐，而是双腿呈交叠之势，一腿抬高，一腿支地，左手支着下颌，懒散随意地看着匆匆赶进来的满朝文武，不像是一国君主，倒像是一个翩翩温润清华的富贵公子。若不是他身上的龙袍和那张欺霜赛雪、雍容无双的容颜，众人都怀疑眼花了。

众人愣了片刻，稳了稳心神，齐齐跪拜，山呼：“吾皇万岁！”

玉痕并未免礼让众人起身，而是目光一掠过众位大人。被看到的每个人忽然感觉后背

上压了一座大山，呼吸都不闻了。人人都在揣测到底出了什么事，人人心下如挂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皇上登基以后，较做太子之时更令人难以揣测，比太上皇当朝时更令人不敢揣度圣意。

“青王和桓王呢？”眸光扫了一圈，玉痕转头问小蜻蜓。

“回皇上，青王……昨夜染了风寒，身体不适，并未上朝。桓王昨夜在望月楼醉酒……还未醒来呢。”小蜻蜓硬着头皮道。

“嗯！”玉痕淡淡应了一声，听不出情绪。

众人听着这声音齐齐一紧，更是觉得两位王爷同时缺席，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尤其是皇上在子夜敲响了上朝的钟声，更是非比寻常。

玉痕保持着原有的姿势不变，看向大殿上打头跪着的丞相和左将军，“王兄和王弟数日来辛苦。一会儿下了朝，丞相和左将军代表朕去探望一番。”

“臣遵旨！”二人领命。

“今日急召众位爱卿子夜早朝，是宣布一件朕之私事。朕素来心仪一女子，不得其心，如今终于得偿所愿，实在是睡不安寝，所以特召众位大臣来与朕一同分享。”玉痕缓缓开口，声音微扬，显示他的愉悦心情。

众人紧绷的心终于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皇上私事，那就不怕了，众人立即表态，“臣等洗耳恭听！”

“嗯！”玉痕满意地点点头，“红鸾公主端正温顺，得体谦恭，才华冠满，心善仁慈，实乃母仪天下之典范。朕心一直仰慕，如今得公主心仪，于一个月后大婚行封后大典，封凤红鸾为我西凉玉痕之后，众卿可有异议？”

玉痕话落，咚的一声，数十人齐齐地趴到了地上，脸色惨白，人人大骇。

金銮殿刚刚染上的喜意刹那间陷入诡异的气氛中。大殿上满堂文武齐齐抬头，顾不得修仪礼表，都不敢置信地看着玉痕。皇上要娶红鸾公主为后，他们没听错吧？

玉痕姿势不变，面色不改，眸光冰凉地看着失态的满朝文武，淡淡询问：“嗯？众卿可是有意见？”

“皇……皇上，您要娶凤红鸾为后？”丞相大着胆子，惨白着脸询问。

“嗯，你们没听错，朕确实要娶红鸾为后！”玉痕点头。清润威严的声音虽然不高，但足够大殿内所有人听得一清二楚。

满朝文武大臣只觉眼前轰隆隆似乎打了个大霹雳，一时间都被惊得四肢僵硬。皇上要娶凤红鸾为后？那可是云族云少主的妻子！皇上要夺人妻？

“皇上……实在不可！”丞相和左将军几乎同时开口大呼。

“为何不可？”玉痕看着二人。

“红鸾公主三个月前嫁给了云少主，这……这皇上如何能娶她？”丞相哆嗦地道。

“哦，爱卿说的是这个啊。那无碍！”玉痕淡淡一笑，伸手入怀拿出一张纸，轻轻一抖，

纸张展开在众人面前。他笑道：“红鸾今日已经写了休书休了云少主。如今她是自由之身，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朕娶她，也无不可。”

“这……”众人震惊地看着那张纸。休夫书？

“一个月后，举行封后大典。皇后礼仪务必周全，礼部郑大人着实需要辛苦一番了。”玉痕看向礼部郑大人。

郑大人早已经和众位大人一样呆若木鸡。玉痕点到他时他才惊醒，连忙看向首位，这才想起青王和桓王今日没上朝。他又看向丞相和左将军。丞相和左将军早已经蒙了，也没什么指示。他哆嗦着开口，“皇上，这……”

“嗯？”玉痕看着他。

“臣遵旨！”郑大人触到玉痕的目光，只觉寒气瞬间从脚底生起，连忙垂下头接旨，并且表态，“臣一定不负吾皇所望，定让皇上满意。”

“好！拟旨司拟旨诏告天下。东璃、蓝雪、云族速下喜帖。此事就这么定了！”玉痕点头，站起身来，“朕要说的就是这事儿，散朝吧！”话落，他抬脚出了大殿。

“退……朝！”小蜻蜓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声，想着这是有史以来最考验他心脏的一次早朝。喊完后，他怜悯地看了一眼僵硬地目送玉痕离开的满朝文武，跟在玉痕之后出了金殿。

夜晚清凉的风吹起衣袂玉带，玉痕嘴角一直挂着淡淡的笑，如闲庭信步一般走向帝寝殿。小蜻蜓大气也不敢出，小心翼翼地打着宫灯。走到帝寝殿门口，玉痕摆摆手，小蜻蜓停住脚步，目送他入了殿内。珠帘落下那一刻，他似乎听到了玉痕低低的声音，“云锦，我便不信，你还能从我手中再夺她一次！”

小蜻蜓手一颤，宫灯险些扔了。他连忙转身，悄声退了出去。

第二日，西凉发布公文，诏告天下。

诏书写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红鸾公主休夫；另一件事是西凉玉王迎娶红鸾公主为后，一个月后举行封后大典。

诏书一出，哗然天下！

不只是西凉子民惊了，东璃、蓝雪、云族上下同样一片哗然！

如此大的事情不是儿戏。西凉文武百官下了朝之后齐齐去拜见太上皇，却在乾寝殿外得知太上皇昨日已经外出和云游到此的智缘大师在普光寺说法。众人无奈，只能前去青王府和桓王府请示如今受皇上器重的在西凉举足轻重的两位王爷。青王和桓王齐齐闭门谢客。

以丞相和左将军为首的西凉文武百官只能聚在丞相府商议，最后也不得其法。他们上面有太上皇、青王、桓王，他们都对此事不予置评，文武百官自然不能去触已经下了决心的皇上霉头。他们只能叹息连连，想着此事若是处理不好，天下定将大乱，云少主可不是好惹之人。最苦的是礼部尚书郑大人，只能开始筹备皇上大婚以及当日的封后大典。

一时间，西凉朝野上下，没有皇上大婚的喜气，人人头上如架了一把刀，都在持小心谨

慎的观望态度。

一连几日，玉痕该早朝时早朝，一切井然有序。而云族也未传来关于云锦对此事的只言片语回复。天下陷入诡异的气氛中。

凤仪宫一改一个月前凤红鸾入住时候的禁闭状态，玉痕诏告天下的第二日就对凤红鸾解了禁闭，并且将琴棋书画等文房四宝，以及她一应要求和所用全部满足。更甚至桌面上的糕点也换成了国色天香的花糕。

国色天香，花中无价之宝，用来给红鸾公主做花糕下菜，再次哗然天下！

除用国色天香做花糕外，接连有更多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宫外。

比如红鸾公主一日子夜醒来忽然想要喝云蒙山的雨露沏的茶水，玉王命人快马加鞭赶往几百里外的云蒙山采集了凌晨雨露送往凤仪宫，不误她第二日一早饭后沏茶；再比如，红鸾公主一日午睡后突然想用羽毛笔作画，且只要鹅尾椎骨后的那三根，且一支笔不够，要足足用上百支，玉王命人天下搜寻鹅尾羽毛，一时间天下鹅贵如黄金；再比如红鸾公主不喜宫廷画纸，专门搜罗一种民间百姓用来包粽子的苇叶制成的苇叶纸作画，据说因此苇叶贵比金叶，富了一个专门靠卖苇叶纸为生的难民村……

诸如此类情况，不胜枚举，每一件事情都足够天下百姓歔歔喟喟。

一时间，天下传扬一句话，言：“西凉玉王宠红鸾公主，天下无双！”

因此，有一种谣言散开，据说当初红鸾公主嫁与云少主其实是玉王和红鸾公主的计谋。就像昔日的八皇子、今日的桓王玉子桓本来是玉王的人，昔日的云族锦瑟小主，后来招西凉桓王为婿，实际上是云少主的红颜知己一般，其实红鸾公主一直以来就是玉王的人。和云少主那些轰轰烈烈之事，不过是为了迷惑云少主的戏码。西凉的真命皇后使命完成，还是要回归西凉的。

这种言论一经散播开来，天下百姓终于为这一起事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人人恍然，哦，原来如此！对玉王和红鸾公主一个月后大婚和封后大典更是期盼。更有甚者，想看看玉王会给红鸾公主一个什么样的大婚，可否比云少主和红鸾公主大婚时万里锦红色染天下一般壮丽河山。

一时间，各种言论如鹅毛大雪般覆盖整个天下。

云族和蓝雪并未针对此事做出任何相应的回应。

凤仪宫宫苑深深，也被无数言论覆盖。凤红鸾作为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也有幸在天下传扬得沸沸扬扬之时，由玉痕专门安排的说书客口中知晓了外面的各种言论。

凤红鸾半躺在贵妃榻上，吃着国色天香的花糕，听着说书客绘声绘色的说书。而玉痕找的这个入简直是说学逗唱，多才多艺。她听得津津有味，想着有人专门给她肚子里的孩子做胎教，不用浪费她嘴皮子，感觉实在不错。

这一日午后，说书客刚走，青蓝在凤红鸾耳边轻声询问：“小姐，可要午睡？”

凤红鸾摇摇头，“给我沏壶茶吧。”